





墨林快事序

孔門稱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即不賢者所識而足為
聖人師學之藉此自一代典章數百年間車書未改
已不能不資於後人之承傳如此况天地清洲之氣
陰陽翕開之機三代以還數千年來前賢所共宣明
藝洩以詔來茲者如任其漸滅軼闕而不可理浚生
之豪傑將至於欲見欲聞而無可仿象者豈非造物
所大恨乎則古人文字之遺是也其經制之要既著
之于經其藝術之微又傳之以心推此物以為

則者不關于經制性術以為有益又不可不以
經制性術也是以持世之士其無暇者計不及多
者又不肯身任其不賢而識之天地古今之陳迹
堪此蕩折哉永耕嘗行之于先而今已有賴之以僅
存其目者又將六百載余有歐陽之好而無其力然
以六十餘齡之菟擇抑又浮之矣因擬其大指稍滋
以評證手以登梓其晚收者尚多不預所云清泚之
氣宣明蕪洩者披卷如或見之良為快事爰以墨林
成其為識之小也孔子下學而上達安知其不繇小

以察大即以此為天地之道之全也奚不可尚恨未
能於古人之遺各存得三兩字更快

崇禎庚午中元日七十三歲老人安世鳳書

墨林快事目錄

一卷

三代鼎彝款
五十則

二卷

三代器銘古鏡秦漢至周附
六十五則

三卷

右軍集王附
六十九則

四卷

二王秦漢至隋附
六十則

唐時
所撰

墨林
快事

五卷

唐上 五十七則

六卷

唐下至南唐附 五十一則

七卷

宋上 六十二則

八卷

宋下 七十則

九卷

金元 五十四則

十卷

本朝一 五十三則

十一卷

本朝二 四十三則

十二卷

本朝三 六十二則

墨林快事卷之一

商父乙鼎銘

金石質重易於磨滅則傳其形色錄其文字誠大益
事况此鼎制作最古而銘言最奇特篆尤高雅商器
皆簡此又最文可稱第一兼以商氏宗宗又各於吾
地有涉則余集自合首論非敢誣也文計三十字古
法蒼然蓋一事之興必有神物應之亦造物之常理
永辨辛勤博采况彬：咸美豈容過抑耶

天啓甲子七月二日

乙公鼎

三代之前謚法未立諸侯在位稱於天下曰某侯稱於國曰公而已及易世子孫不便於稱則或以名實或以年今云乙公蓋後人作於乙公之廟以為享者未有生存而自稱乙公者也太公治急切務實故後習其俗制器勒銘質而不華有商人之道意焉評者以其蝕缺為不純於古正其所以為古也字畫簡直拙朴最可翫迄今西則鎬洛東則青阜古色之出歲月無虛固以其地之多有亦以其風氣之秘而未散

與

天啓乙丑秋七夕次日

穆公鼎

是鼎二百餘字可識者已百四十餘三代之器銘未有奢於此者况文更淹雅蹟復秀潤而其堅勁之氣在鐘鼎中尤耿：出色者釋者引詩而證以商周之禘此共秦漢小儒亭中說亭身烏足知禘之說全不悟禘始于周公故孔子原郊社禘嘗於武周則成王命之周公受之魯公行之蓋多為表而費猶：之

夫三代之遺所以足為後世重者心在於此不徒
悟則古物不過一脈銅而已畜之者其長物也

天啟乙丑三月十八日

李嬪鼎

鼎以五寸之腹而銘四十有九字是以結密而小乃
惟小則彌峻整矯健全似一筆書絕畫雕錫行徑已
三代之書如此妙者極少部又非秦漢以下人可辨
飛天學海之龍縮為盞中物日晴火鬚望之可畏可
親天壤間有此等奇物若非以大力全力收之幾令

化為荒燐冷風矣則浪子皇帝此舉而未可全非者
釋作妘姓而又以為妃蓋其字如江神洛女驚心動
目非宇宙之至美不足消此耳

天啟乙丑三月既望

伯碩父鼎

銘五十字而叙其時月年日及其祭主與所考之先
戒諭後人俾免承其傳者靡不備而有體真古哲之
懿作也字畫簡而不令繁而不苛最為清麗一時之
精工遂令數千載罕並亦奇矣鑲之木或傳之紙而

精光乃尔映發可想其朱羊之相輝寶色之蔚起也
每一供玩不忍卷去

天祇乙丑暮春之望

宋餘鼎二

其一為宋公 之餘鼎一為宋君夫人之餘釵鼎皆
存其蓋鼎雖不可見而銘各完即有其腹而文不過
如此而已亦奇矣宋在春秋日承齊伯之託受中夏
之推赫然中起即功業未竟而蓋已在周室其烈已
及後生則當景公之世而食必備物以用先王之舊

自不為過若其內得則而薦之更無足怪則此二物
之存於後世蓋亦可以志褒公尊周之昭休矣况宋
為趙主立國之域宜謹傳之况為吾鄉王先公可不
拜識

天祇乙丑七月十有三日

駒父鼎

此銘九字之中駒字旅字最奇而非三代之美不及
此旅陳也絲駒父必始命氏開家之祖故製為永寶
禮士旅食謂自一命而上皆旅陳而食斯用為禮也

士旅而士以上不用也。觀其銘想見其器，絲其器可想見其人，而習俗風尚皆依之。在日古人之制方為有用，而非無益之為。不然則作者真浪費其心矣。

天啓乙丑長夏廿三日

伯郵父鼎

周尚文非作意擇取也。氣習日開已久，即厭故精益求精，日工不覺其趨而不可挽。此鼎銘字獨淳古質，直略有商餘之朴焉。見其器者謂之成康時物宜也。乃其色象雍容恬適，無道繫拘迫之態。則又太平之

景自然陶冶所可同者。孰謂一物一字之微無關於造化也。古有觀風之法，以陳治亂而千里之遠如在目前。況書心畫也。其足以論世豈不亦知政知德之大窾條哉。勿言俟百世者可苟其小已也。

天啓乙丑初秋二日

晉姜鼎

銘一百二十有一字，脩含諸體，廣盡衆奇。乃鍾鼎中最高妙之製。永疇諸鼎中未有髣髴其一二者者。發結密不可言狀。至其鋒音之雋，較更不必贅其文矣。

之命突相表裏蓋唐宋以前人未嘗事此代之
即在人間尚知而好之者少自昌黎表石鼓歐陽修
銘字而文章畢顯彬之盛也極矣

天啓乙丑三月十一日

周中鼎

此與南宮二鼎雖同有中字似其名然制長濶各別
尚不為異而銘字精神迥尔不一南宮字皆展舒自
適而此獨結密茂美如蛟蛇之不可捉更為精健當
非一手又有一四字者亦云中作法類南宮其修潔

過之當與此為一人之製此雖不必添辨而作者之
機局氣力可以脉々冥會於後人之心目亦大快矣
孔子寤寐三代之英孟子尚友千古此亦其中粗淺
事不可一切擯之於玩物喪志也

天啓乙丑二月廿七日

危生鼎

銘首字釋者闕之今詳其文為爵字無疑危乃犬長
義此非其古文也古人龍字率用危乃象其尾左傳
其首也則滅而用之仍應是龍此必龍迹及房龍義

龍之類古多有之不必以尤為怪也筆意古簡者教
無秦篆束縛之病為周制信然不見此等字則小篆
真不可與科斗接而古人因仍損益之義微矣

天啓乙丑七月四日

韓城鼎

此鼎以所得之地為之目故曰韓城鼎蓋周物也銘
字繁而有體謹粟堅凝最為傑思釋文惟劉原父所
註間有妙悟揚南仲之所詮殊大贖：可笑夫古文
之後尚有三篆大隸乃浸做而八分而真楷今乃於

古文之中有似今楷書者便附會而強呼之豈可得
哉原父收古器最多彼此互証始可貫通觀莆陽所
識蓋其難也永泯於此道未教：然故不能別一二
黑白古學之不可已如此余服膺四十餘年尚未能
如夢奠之一見而誦於口媿已

天啓乙丑八月廿六日

文王鼎

神廟日大尚文王鼎海內頗有三四余從交遊中好
事者而一二見之蓋未必皆周物然無非數百年

者字皆踴聚無訛豈標國之流更仿而贗之乎然亦
可以豪矣乃皆不如國載之醇古而嚴整時或過之
然每以賈禍夫贗鼎且如此况真數千年寧無某人
可摩挲古本追憶眼中希遇耳

天啓甲子七月三日

文頌鼎

此與伯頌鼎大同蓋作鼎者各別而所享則一然彼
詳而此略豈宗庶之不同乎或疑其並偽或曰有一
偽焉不知宣政之好古世主所不怙有而三代之古

又非可以一時成也作偽於數百千年之前以待世
不怙有之主亦不情甚矣勿論詞義之不易假既易
假矣何不各數一銘而龍之以取厭邪薄其所務之
僻非人君所急先則可若并其器而偽之後世安得
盡無慧目乎故聊為申一喙

天啓乙丑三月十七日

伯臯仲傳鼎

此鼎銘字最為精密定中周之物宣王中伐淮夷故
詩曰作召公考而此云伐南淮乃乎蓋召其主師而

伯仲者其叶力之人也故亦有寶鼎之作夫以周禮
中義屬亡於混室王之旅中典乃能賞信而明洽以
辨欲周之無赫然也得乎其有士以死博一賞而為
主樞前却視一縑帛一名字若登天豈可再駭人走
死地哉覽此不暇為好翫想矣其乃字釋作節於文
義篆法皆不類聊易之

天啓乙丑長夏廿日

周己父鼎

字無商世陰雋之美以為周固合而內有新室之文

或是莽賊慕古之作亦未可必其非也大抵周新相
隔數百年之間耳以及于宣政均為上古非大懸絕
不似者也乃莽刻意仰述又其時海內殷阜且法令
嚴急其製之逼古亦宜有之然世所以重古遠比如
歲窮陰雪思見往者煦日暖風耳莽雖愚不足以污
金石又不至穢篆籀即如寒氷哉不能害冬陽之
可親又何猶念如此如仲子之哇无為哉

天啓乙丑四月二日

南宮中鼎

三代器中有形製相仿，雖相出入者，皆不敢必為一時之製，蓋形不過此，數則即辭，不過考享寶用之類。自多祖述，惟此南宮二鼎，則尺寸既合，其模銘句各無二，若非出一冶，即事取法，不得如此之似也。其為一時一人無疑。古人三鼎五鼎之別，一與否為應得，必足其數，而後成禮。今數千年之後，二器併出，可謂璧合珠聯，物之至幸也。乃行間稍疏密不一，而六行滿者，更佳。其一奇峭過之，而大雅不及也。

天啓乙丑三月廿日

寘父鼎

古人稱父者多，其字此之寘父，乃作鼎者自署，而為其妣季姑作尊器，此最易明，而以為師寘之父，作此鼎，則季姑何人，未有為其上世作者，而引其子以為重者也。在此尚可，若寘之母更無一嬪人，其子以製器者，其違禮長慙，可勝言哉。故存古美事，而以此起後人之信，則有功，以之擊後人之疑，有時而為異稱述者，慎之哉。

天啓乙丑長夏既望

嬭氏鼎

銘末作二冊形蓋不欲其空以冊命之義用以實之耳古器作如此類釋文謂收日嬭氏收而不似而日則伯字無疑以其上不甚銳故訛耳然古之伯仍有平于此者則伯嬭或所享者之字與姓如益姜妣子之類與鼎有季嬭今云伯嬭或一特之製亦未可知若以為日字則義例皆不合味而正之亦好古中一適也

天啓乙丑六月九日

大辨鼎

左傳為劉歆所壞景響詩書附會其說故于鄭有大辨之稱正以詩有大辨于田之序遂就以京城大辨殊為可笑而釋此銘者果引之此如舞文之吏預失破索之根伏於他招而斷獄者果為所欺悔亦可羞更甚焉不思詩有兩辨於田故以大字別之即如者小朋又有大明以便于呼耳大辨即以為行第之大則大明何以解焉此雖無係于事理之大然動破此處則其謔于事理之大者可用悟入矣

天啓乙丑長夏晦前

史喜鼎

古者識字之役謂之史是以周禮五官用史幾數未
人周禮雖偽書不足信然亦可明無職之不用史者
與府以主之胥以相之徒以從之一耳非史另為一
職業也若莽果司草則史為司草中之史非太史司
田專職于草也以為田畯至喜：喜更可笑蓋三代
之法至秦漢而訛盡六經之義至宋人而又訛盡勿
論介甫之杜撰矣王說今幸不存而古釋尚多有引

用之者大可怪憤始知熙寧之誤天下深耳

天啓乙丑七月三日

辨液鼎

銘四行二十有三字奇而朗卷一畫一隨倫畫妙恐
其色澤光采千載之外如新此等瑰瑤藏之不為
摸之亦大難宣政以將止之國有此力此材乃以書
之書法之一節淳化當休明全盛之日思欲示書學
之大全而識見筆力多有可商是存古之功反廢敗
跡之下今閱帖殘繚敗絀為覘此瞻矣而古國素為

長物何不齒及有出之祖以福祀于水木之思群

天啓乙丑七月

王伯頌鼎

此銘自呼曰盞而收之者類之於鼎然鼎烹物以享此云盞似與盟盞相類必用之以成齊明之水者味烹飪之具也銘五字甚奇拔一筆一畫力可回牛今革法中有此一波捺便可見孫名手矣乃釋謂王不可為姓不知列國大國靡不冠以本國方知其為此國之人姓氏及其後裔則王人不繫以王而何繫乎

不可以王連之伯也

天啓乙丑三月九日

雖公鼎

銘有十有四月之文釋者遂以為未改元之証不知既以月數當從何月為一月况未踰年不稱王今王已自署而元不敢改亦齒決之甚矣此必因十有三月之訛而長之至此可為一笑然必初漢之數三代之法微聞之而未講之明習故耳字絕奇使精巧者亦決之所可及燕玩之筆力精神自不在塵垢中矣

大寶七

天啓乙丑六月晦

好時鼎

時雖起於秦而脩物盡制則莫先於武帝此史有長樂字其為前漢之物無疑是以字一于古篆即有三代金石之逸趣而謹嚴醇朴業已守斯法其生動矯健如龍蛇之不可捕令後人可望而不可狎乃其致語專以志數量而無一切之文飾次第法度不取其帖上則又太史之於事長沙之於文疎莽自然彼用

意者反失焉嗟、偉矣

天啓乙丑秋七月廿又三日

定陶鼎

釋者謂為漢初之器字殊不類蓋漢初雖斯法學者未盛是以金石之刻殊為寡、此銘甚精工妍而高廟二字尤為謹嚴秀潤自禹彛以來文質之中可為第一非尋常他刻比也考之西京叢帝以定陶制大統所以追崇先王典起原廟必極一時之選其有事於定陶而上及高祖亦勢之必然者以文以字論

之必此日之作無幾也自有此等數作而後世之
文獻不致中斷且指點千古如在目前可為世一
樂

天啓乙丑秋七月廿有四日

秦宮鼎

秦初有大勳於周賜以西周之地乃立宗廟祫而享
之故曰秦宮而推原所自故曰對揚天子丕顯丕秦
之先公不敢恃功而驕言必稱王稱天子猶有唐虞
之遺則焉擇者認為周製遂以師秦名其人而秦九

世之恭不顯於世似後人之蠶食移祚為有者已然
者豈不究哉不思先秦之初心中業之周况其字結
構已方行列已肅漸有斯法知其世不但可以觀時
而字學之源流亦可泝耳

天啓乙丑新秋六日

李氏鼎

此形製既不雅修潔而銘更奇古斯編以物而大之
字而能令人欽仰而不敢狎覽美而不忘去乎此
銘之所不易得者其為西京之妙製不亦奇而得者

之必此日之作無殺也自有此等數作而後而亦之
文獻不致中斷且指點千古如在目前有為素頭一
樂

天啓乙丑秋七月廿有四日

秦宮鼎

秦初有大勳於周賜以西周之地乃立宗廟格而享
之故曰秦宮而推原所自故曰對揚天子丕顯蓋秦
之先公不敢恃功而驕言必稱王稱天子猶有唐虞
之遺則焉釋者認為周製遂以師秦名其人而秦先

世之恭不顯於世似後人之蠶食移祚為自昔已然
者豈不究哉不思先秦之初正中葉之周况其字結
構已方行列已肅漸有斯法知其世不但可以觀時
而字學之源流亦可泝耳

天啓乙丑新秋六日

李氏鼎

此形製既亦雅修潔而銘更奇古妍媚以指而大二
字而能令人欽仰而不敢狎艷羨而不恣去手皆化
銘之所不易得者其為西京之妙製不必言而釋者

以為國曆之世既非其時即以爲廣陵乃隴西大故
亦似有之然皆多刀美彥繼以五言之清裁恐無此
仙風道骨之姿而然以月采花光之秀惟傾城傾國
之佳人可以當此而無媿色然亦安知其果不尔也
天啓乙丑七夕之午

汾陰鼎

封禪之役肇於漢武則汾陰祀地必在禮天之後宮
也者為棲泊之所以昭虔也則供官之云即如好時
之供厨非薦之后土之物也地示之儀即減於上帝

然人鬼所用必在所遠則此鼎以格上用無親釋者
於汾陰緣起言之甚晰惟以此為薦則誤耳此銘仍
是漢篆而字畫俚拙止復古人精意眎好時之刻如
蘇蠅之別惟簡古朴野之致為復存西京於十一雖
人工各殊然知定非武帝之數身行間平壹似元成
之季云

天啓乙丑七月八日

母乙丑

字極古樸而筆法精妙釋者以為商而疑其為母

謂夫家之必有合食又謂此非臣下之所專有故曰
王錫不思古今之情原不甚遠凡制所不得為則不
敢作其凡在法所許即是王錫不必事之請命乃名
錫也况孟子亦云前以三鼎後以五鼎則亦有時而
專為母作者不必待同室合享而後用彝器也悟此
則不必泥其詞矣

天啓乙丑秋七月五日

高母辛酉

此蓋器二各有銘而獨器多一爻古釋作世果尔則

蓋例同之而何以獨無及見家古鏡于銘週處以中
間之此亦於空處用爻非世字明矣及博考商銘如
錫字金傍非三而口字時作二乃知冶作之省大抵
如此又其二體並者或多反用更知鏡背渴飢等字
然益以信鏡之必仿自商無疑也古文自不易識惟
彼此互參之爻則豁尔貫通入目即可盡讀無用
自作聰明以補其齟齬矣因書之以與好古者訂之
天啓乙丑長夏十八日

光泰甫

此銘曰丁子曰元冬其稱謂純是高法且其美與
分行間列各不相中而疎密皆得其所有尚質之道
馬固不必據其云九祀而日以高也銘共五十字結
健徑捷亡筆刀畦逆最為醇古始知天地之間何所
不有不得以人壽之脆促而誣物之必無長年者耳
然此等數千年而後一聚乃一聚之後族付種火則
又不述成毀之劫矣

天啓乙丑秋七月虞暑

散季敦

釋此者即以為宜生之物然商之季世其道風始終
簡質即周云尚文亦周公制禮作樂以浚漸：華郁
非文王之世遂尔也今此語繁而意密且字形平遠
謹飭非初周物無殺乃其重厚精詳尤為中周佳作
器之鴻龐字之嚴正蓋三代之傳不數見者至如疑
五四年為武王者又未哉入鄙儒之口矣

天啓乙丑八月十八日

台公尊

尊以注酒倍斟酌古用最急雖其製不同大要取其

宋耳有後世託古為奇乃移之以為新作折枝之青
錫史為雅容矣此名公尊者更有五指痕則尤取其
異於眾而奇之展轉生情去其實以即於浮離其材
而采其色使古人作器者起而見之寧不歎其遺之
日漸以寵亦憐其勞之日漸以輕也其銘連蓋共七
十二字一皆完善無損乃古物之最天幸者字後
端雅自喜觀之刺有生氣真瑰寶也

天啟乙丑七月廿五日

張仲簋

此器自薛尚功已有釋文劉原父以安撫使治長安
得之撰其銘以遺永辨戴之集古錄并其字形顯又
以四銘之中字同而旁偏筆畫不一者類而釋之古
人之精神頓令如見蓋於宣政之先儒臣已有銳意
於此者豈物之將興固有開必先邪人亦無用此辨
猶浪子道君為己張仲之目永辨已信之矣大抵一
物之存於數千百年亦非造物之所忌者况孝友之
名與天壤相救者天且不吝與之而此項、何足為
仲重也

天啓乙丑八月廿八日

吳敦

此銘凡三十九字其祖如蓋公文武伯皇考釐伯
罔不載而曰永寶用享於宗室蓋公族之小宗遠及
其自出之主而并祀之如魯公之祀周先王也後世
狃於小宗之不敢祀大宗而魯遂指為周公之象聖
人之意索然矣見古物而古制如在目前於此而不
知聖人之心則亦無用於好古矣故破狸族者必以
千年之木為前驅吁世之狸也久矣

天啓乙丑八月十九日

州孫父敦

此為魯物無疑相公寶擘三家而更齊倩則姜之為
母未必即孫齊者而其世婚所必有也魯以禮義之
宗又曰周禮盡在魯宜其制作高出一時而此銘文
字跡之王室之遺不啻遜之雖存商家之朴厚而已
近執季之苟簡何也聖人不云魯一變至於道又曰
吾自衛反魯浚雅頌各得其所蓋三家不由古久矣
其未變之先不得其所之日乎無孔子則春秋且同

於晉楚况於形下之品乎故國有人焉者不可不
國也

天啓乙丑八月廿一日

應侯教

三代之先不以姬泛稱女况在周為王姬豈有呼妻
為姬者釋云武王之姬應侯之母大猶上可笑此文
先顯姬蓋重王女也後言適母次第有法必王姬之
嫁侯國而生適者又應侯如以為武王之子則王姬
何自而祀于其國則或在他侯國而應為名為字未

可知也字極古澹有體怪後之人以俗訛之耳而定
千古不傳之典無惑乎課戾之至此矣

天啓乙丑八月廿日

單琴貞

徽宗時河南岸珩得數十物此其一耳豈一人所欲
勿論於世緩急而造物者固已為之助邪銘字有小
篆之裁王著之致古雅奇偉光輝萬丈最為傑作其
他如彙昇鼎盃雖銘不如此之侈而字法均有可觀
決是三代之製然不可考矣吾中土為古帝三邊主

之方固宜其伏藏之富如此乃其英華之發於地上者未見其數：然者何哉

天啟乙丑七月晦前

毛父教

諸器之銘惟此最為詳悉廟室崇邃君臣恭恪之容千年如面見之典書顧命史宣紀相類而此只以數十字更奇格於太室敷錫之主也即位受錫之人也邢伯內史左右將事之職也古人一賜乎其嚴敬如此當之者得不生共而思報乎後世拜大將知呀小

見惟有卜相之麻差強人意久之怠忽於是北面中無可憚畏之色宜治之不古若也字更奇整而上古備用通用之法於此並見之真初周之鴻裁也

天啟乙丑八月廿一日

仲丁壺

此銘三十五字簡徑快利奇古迥絕當其行筆之勢落鋒之力萬牛不足為重澹而醜介而斃有不可窮之巧焉嘗怪後之儒者遠遯古聖以為退委乃令其工匠所為器文史所為字卷在亦等華其一二者不

勿論天授唐智也其云用祀用饗古人重大之事皆
尊之於廟其用廟器饗也又何疑焉

天啓乙丑八月望後一日

伯景敦

凡彝器之作皆王錫生者得以祭其先人凡先皆得
用歸重於受錫之人耳即如此敦作者伯景用祀母
姜則合名之為伯景敦方合必如天子諸開國之侯
制為祖某廟之器一定而不可移用者方可稱為某
廟亦不得遂目為某王某侯之器也古人呼名于此

多混遂稱文王廟鼎為文王鼎則為之鼎豈人作之
以祀為者乎為更其名而發其義於此

天啓乙丑八月

綏和壺

六書之法古篆自商而周近千餘年於是周盡其巧
勢不得不變而為小篆以古篆之中原已有小篆萌
蘗其中也小篆自秦歷漢者五百年而漢已盡其巧
其巧已盡則人無可益必厭其拘促而思逸之其勢
不得不又變而為八分以漢篆之中已有八分萌

集於其中也即此銘四十三字全用漢篆之體而有三代之精神其精神已露則無漢未盡之巧下求則趨而之他也宜也故此筆：兼有八分之致蓋漢篆至此而極矣

天啓乙丑八月十七日

太師蓋

此器蓋也而銘之曰萬彞蓋彞凡器之總名而萬為貴熟之義則四足有蓋必為用火之物無疑矣今古法不傳只以蓋蓋為盛已熟冷物之器而已不思古

云胡臭亶時又云其香始升夫惟火上之物者臭乃四達若皆冷物何香臭之有不稱求神於陽之義神何以歎之也人若不見古器致使祭具虛文而天人相接余留心於此數十年然後有一毫之悟敢明指以告後未有都天人禮樂之權者或此取焉

天啓乙丑八月一日

正對蓋

古器之出秦最多次則東秦乃今百年之裡尚景之未已蓋禮義之鄉固自遠風之遠也此書器曰正對

者即不見傳然凡公介弟一謂之將不非三和已
之後也盤以載器慎重之法亦古藉之意而製作
整不事華靡豈去初周末遠邪銘字醇簡辭有典則
魯器之收於宣和者顧少此尤宜為之傳美也

天啓乙丑六月之望

單穀生豆

此銘八字居豆之緣篆甚有法攷之單氏玉圖之為
疑生似名似字此無爵秩之可稱必非大顯人也而
其制作之精垂世如此古人一事一物全止苟作今

世蓋簋之范不復在人間而惟豆之為用尚仍之不
改則見此先民之遺不啻起九京而一堂之敢使之
再浪滅於奕代乎故余之集非徒覽其銘字正所以
存古人之精神於千百也

天啓乙丑八月廿有二日

李姜孟

為李姜敷而云史作且其祝辭只宜子孫而已則此
物森人以此資嫁為女永用非行禮之需故其言如
此然此器兩耳可謹執而座不可置地豈為是持盃

之家示女以守身之法其子若孫以保家之恭事為
其女慮也遠矣銘計十有五字秀逸而莊重非為作
者齊之張為霸國宜矣今與西秦古之出地中者當
甲字丙云

天啓乙丑七月廿五日

己酉彞

銘三十有七字疑者六字雄瑰偉偉如高山大河勢
欲自成一物不受造物牢籠云其器精巧絕世故文
與之相為映發決為初周之製蓋亦得之其年之稱

祀當亦三代共之各就其便言之非如後之名載製
字祀作一事毫不踰越者比也如其室明圓等字甚
奇傑人能見上古之致于胷中自與儂但不同寶玩
家所宜用心也

天啓乙丑七月廿又七日

法上尊

此在博古謂之師籛蓋以上侯為文不知上公之文
不見典制况上侯何以稱焉汝水之陽為上必侯於
此者如俾侯於東之比身冠之以王古人之法嚴如

此賜金而作器已有近古之習然字法疎宕朴健似似三代之遺或入楚之附庸則玉為楚王亦未可知大抵物周製身德從立甚有理蓋塵世之變人不是古法者不只一二已也

天啓乙丑秋七月廿六日

京姜鬲

鼎之目惟鬲最古而迄今尚有呼之者其制三足皆通於腹取物易熟也故得制物之初意者亦莫如鬲自古人飲食之法不行於今而見之者不知所以為

用而反以為異是以鼎之製日新而其用日以不切于事至於以鼎為香具而此製益少并其名亦不聞矣此京姜鬲銘在其緣計十一字形既醇朴文復簡質以為商周之間質文之交信可無忝自是文日益盛而雕刻緣飾之功幾并於冶鑄可以觀世矣漢之椎雕為朴有聖人之遺意也夫

天啓乙丑九月朔

墨林快事卷之一終

墨林快事卷之二

仲駒父敦

此器與蓋各銘十八字而器字皆正行亦左行蓋字皆反而字亦右行似是先有器銘而蓋於器上接得者然文雖一而體各自裁又不知何說也又一器與蓋亦然與此正同想古人好奇時後海方之外亦足明古之篆偏旁左右無不可意為非今之物也夫竺震旦共行之別蓋自同文之世已有之矣為如一室戈矛之不可歸一哉

墨林快事卷之一終

墨林快事卷之二

仲駒父敦

此器與蓋各銘十八字而器字皆正行亦在行蓋字皆反而字亦右行似是先有器銘而蓋於器上摸得者然文雖一而體各自裁又不知何說也又一器與蓋亦然與此正同想古人好奇時復游方之外亦足明古之篆偏旁左右無不可意為非今之拘也天竺震旦與行之別蓋自同文之世已有之矣烏如一室戈矛之不可歸一哉

天啟乙丑八月十九日

淮父白

三代之遺大都銘字皆無俗氣而精于法度者蓋鮮
唯此銘共八十二字細緻精神無一筆一畫不醉心
醒目其視况楚諸刻真土直耳其行間倚讓如今之
國手刻玉章掩映斐亶有無窮之妍不知古人何自
臻此妙如曰後人贗作則更幾生死不可夢見始信
上古之不可及也不翫入此關而浪云印章銘石其
不流為荷錄者幾希

天啟乙丑七月廿一日

司徒白

李斯以篆為世宗匠而最得意之作則十璜之刻世
所云傳國璜者也自真璜既隱而篆刻紛如各家自
有優劣而鑿者亦無從贗心聽其人為喙而已自漢
濱之古璜而斯之遺踪人得親見美矣盛矣筆削以
來所未嘗有也而樂大司徒之白其銘二十字則其
刑俱存無論筆法之研精格妙即其行間之得所疎
密之相生無不合乎自然之奇造化今為世人功無

可為之巧每一觀之如觀大圓大方廣所用其觀探
已

天啓乙丑秋丁前一日

伯據敦

此銘有曰峻在位子孫永寶釋不言峻之義孟子謂
士無田則不祭蓋有國者制田以供卿大夫士之祀
而峻則其收田以辨祀之職也故在詩曰田峻至喜
而其主則目之為曾孫古人之力田首以薦祖其意
可想此云峻在位謂有田有位所云長守貴富而不

離其身也兢：業：敢不孝乎一字不明而古人之
精心全晦古物之存于世豈不重哉

天啓乙丑八月廿日雨中

辟父敦

古人之制作後世非可易而及也其有草率且吾人
所可到皆贗物也此敦凡三見其文一同而字畫行
間各異趣篆無不奇：無不天然自得今後人見
之而不能討呼之而不敢信者何其心未日漸之如
此也三物共三百七十五字愈觀而愈恐其竟全不

使人厭真如襍帖二十八行終身由之而不能盡滿
好古之大觀也釋以周為悼公夫古人能以其制作
票：表見于千古此其人必非泯泯無所動于天地
間者或近之歎

天啓乙丑八月廿日

尹白

此卣之蓋銘也夫其器矣其文止可考證而知其為
周物者以其字知之也大極商之刻文簡而字質周
之文詳其字精神多於筆畫最可觀兩漢之古不減

商周乃其字全無三代醇朴之質而比周之精神更
無一二朴則近俚華則近靡此辨三古之大端也是
銘圓渾規則即鋒利光采不及而蹈無失步固中周
之佳境銘中顯魯字或曲阜之遺款其祭飲陽豆等
字最奇可作鐘鼎家永範

天啓乙丑八月既望

劉公鋪

蓋字以竹或人有竹為之者此金也而附以有見其
蓋之質以金耳未必遂借鋪為之義若然則即是蓋

字不可不為一物一類也余之集此政恐今人不全見古之規制名號頗與軌近耳時竊聽且觀之不為古今之瘳人而妄人又從而比附牽或則更增其意惟詳古人之意而傳之勿強以就我可矣劉與軍多五人劉杜二篆法亦可取

天啓乙丑八月廿二日

梁山銷

此宣帝元康之元所製其云梁山銅二斗銷蓋用梁山之金非必造自梁山也孝王之國即吾地是產銅

之說自古未聞必梁益之梁心惟金數耳此未有扶字豈扶風市梁銅而造乎字十有五整粟典重有三代之風是西京最佳字自昔苦初漢之少遺蹟今合諸器銘不下數十種窮兇暴富歐公有奕必好於九京耳

天啓乙丑八月朔

仲父高

仲在行第古人於伯仲之下係之以字而再以父尊之未有即以仲為字而即加于父上者也如釋

仲山仲慶之類是已安得疑此為另有一字而妄之
不可辨也若仲父之稱則古有之矣管氏一則曰仲
父二則曰仲父自有三歸反站而公又壽三百之邑
以並之則所以為之制器作萬年子孫用者寧有愛
焉其必出于此未可知也嗟乎大烹之典不降而九
合之功何自見之令人翫之動千古俯拾之想

天啓乙丑八月晦

敬敷

此器銘一百四十字敘述賅而有體不得不羨典詩

雅書誥並光千古况經只存其文而此并見其字或
有得觀其器者即如身游其間觀其拜舞進退之威
者此有生來第一快心事然古之聖人見其大而志
之而事之無暇及此項：乃人倫之主一旦采而輯
之與天下共見三代豈不休哉清世之舉即不然而
安于不賢之識小亦文武之道所在為至與肉林酒
池同譏究甚矣余每覽之未嘗不起立祭莊也

天啓乙丑八月十八日

高堯尊

傳古者多有附會亦警蹕之耳惟此則有高亮之證
以器之澤典字之法用時考之正合或即其道耶亮
為國所惡出奔異地本無足取乃其銘字僅可示後
三代之英如此幾見猶勝于莫可踪跡者耳况其見
惡之由未可執責聖人尚且憐之况於後世之景行
者字共五十六行間整肅筆法淳古而蕭散雍容不
為拘束洵鐘鼎之最可珍者况其法通篆籀又可為
採擷非以為觀美而已也

天啓乙丑秋七月廿一日

楚姬盤

姬為周姓凡稱姬者皆全姓之女也未有以為女之
義稱者自周下衰宗姓不貴而侍妾亦姬之至於七
國互爭而以女相取下則姬又有自他邦來者君子
於此可以觀世矣釋者謂齊楚之從親果不自有茅
可稱不云楚姬矣字法雄偉精工已有新法之漸大
拉末周文彌秀恣其所由來久矣區之有盤所以謹
斟酌不令遺滴即今舟衣之類自此以後器皆適用
及文飾處多希復以之行禮三代儀刑斯滅日甚可

既也

天啓乙丑七月廿有八日

耕邦父簋

古人之制器非徒以盛之也鼎鬲以還皆有用火之法蓋以熟物且溫之耳下以容火則用盤座之屬所以必用銅為之非直取其堅以華也故他器銘多有用旅字者非襍進之義蓋脩行旅之需銘之以識己之物而已此有甬征用行用從王于義更明人志不多見耳多見則彼此互映不勝於自作見以解之乎

嗟乎此王國之彥乎其侯國之不忘宗周者乎制一器而念在從王令人依上有溉釜之思

天啓乙丑八月十七日

比干盤

周在隸篆之先而此前後長道世之是寶寺字皆帶有篆楷之筆其為後人妄作也無疑况云封墓之盤則四語更無謂然其傳甚遠必漢以來人所為比干之仁甚偉封比干之事甚懿宜其後世之仰歎而為之點飾也以為三代之典則大不類以為漢晉之道

則亦不啻古矣况是兩河故實尤所當先表章者
天啓甲子七月十九日

辨高蓋

此經劉綦歐陽三公之目而愈訛并古人之所已明
者亦晦之何取於存古也旅之義余已別顯之矣此
文更真的而以為煮夫煮在古為烹安得豫有此訛
但字且蓋之形古傳亦狎有之豈遂詭為奇事乃知
少所見多所怪况耳目在數千載外者乎宜其自以
為獨知之契誤後人也集古錄中卒不登字法故就

其間有載者記於此

天啓乙丑八月廿八日

師毀敦

銘云伯鉢父若曰則代王言是已而以毀為衛非也
和入為王卿士故啣王命而轉出之則我為王家衛
同姓烏得婚乎毀為文公武公安得而面命之此敦
有方座制既異而文字翔洽瑰麗瑋瑋一百餘字驚
心動目筆筆可玩味步驟洵宇宙之奇寶不可不表
章使見於奕世者勿得以其累於匪人而置撥棄之

天祿乙丑八月十九日

玄首卣

博古載卣銘謂之商器然其形朔列玄經豈可反謂
子雲象此不亦顛倒之甚此必東漢之世太玄大行
之日故作者為此以識其物之數乃好古好奇之常
漢至宣政千餘年色澤亦合古甚觀者既懾于光怪
之陸離又思詡之以說于世至於理之可信而不可
奪者亦從而妄評之不知適足以累其真斷不有愚

盡天下萬世之幸

天祿乙丑長夏廿九日

寶和鐘

惟周曆為最久亦惟周公之作樂最美孔子所為與
韶相提也則八百年之間屢經喪亂文考之器其造
嘗不一此不顯作之時與人而走之義竟不可明乃
其為祀文王之鐘不待言矣器有三大小不一銘字
法亦有小異處而其文同也曰用享則宗廟之需孔
子聞樂可以知德使有聖人見一器可以知全樂而

古器可復令徒令人翫其銘可悲夫

天啓乙丑八月四日

純釐鐘

此銘奇怪間雜以蛟龍鵠鶴之形乃其正畫處多是
小篆又鈿以金當非上古之制薛尚功定為商器恐
未必然但其摹范精工必非近古所偽必是先秦及
六王時所作尚華藻而乏神理況其中有釋人未識
而強命之者彌不易別學者取其變化以發我意智
色澤以祛我庸陋不啻益矣固不至於此乞字法也

天啓乙丑長夏之念

齊鑄鐘

古人作務率不敢苟一事一物便為千萬年之規所
以德澤流厚氣力有餘長世之休固所自遺非天必
假之也觀此一鐘而懇款精詳靡所不到樂懸之間
便具典謨訓誥之休禮樂安得不文明亨也也後世
凡事草簡先有媮心豈合永綏吉幼世之治不古若
無惑也銘將五百字前後掄揚秩有條緒是齊器也
其序述源文應在數傳之後當官程之極固宜有以

洋、大國之風不儼然也字全是小篆少存鐘鼎之
致耳

天啟五年八月朔二日

遵父鐘

姬曰齊姜必戰國之世族姓混淆惟知齊姜之為姜
而不知姬之不可亂稱也鐘鼓樂之盛世所有然納
一姬而即為之作鐘想見聲色之好上古尊賢尚功
方為之設鐘鼓作考彝者皆移之此中用其心矣可
不悲哉其曰林矣鐘蓋非一物尤其侈也惟願侯父

及齊偕老萬年以長子孫其心量何少宜知其所祈
之不能如志也觀聖代之制作而閱季世不可着目
矣此考古之有裨於治與學者深也

天啟乙丑八月三日

聘鐘

他古器年紀久遠其文又或釋之不當可讀者少惟
此十五字之間義意盎然朗志簡盡更古雅懇至無
支辭之失字尤整栗明娟可愛可敬在古集中最為
得體讀之不覺欽衽如對名師足以檢束人身心非

為玩好而已昔字釋作宮無義定非常是公字蓋
私之說乃曲人附會夫人心元只一公轉誘而後有
私豈公字反于私上生情此後儒顛倒學問此是公
令宰錫聘鐘方合此字正而銘與器更光矣

天啓乙丑六月三日

四鑄鐘

此今為諸鐘乍大乍小想軼而未全者而銘又各載
大鐘之一段不知其義無亦取其足以載之不朽則
詳畧不必計也其字法大抵與前不殊本無足紀恐

後之復見此散逸者或致不信其為古初故復畧而
著之令人知宇宙有此古則清泚之氣常存人心有
此古則樸茂之懿不泯至其清耳目長神識又其餘
事邈世之士所繇以無悶者大半在此反不似帝世
者之耽溺為有成敗耳

天啓乙丑七月廿七日

宋甃鐘

此有二銘皆十字而體亦各別宋用先代之樂初亦
用以祀湯以下天子耳而積習之久或亦用之于

公之廟勢所必有則成定非宋公之名必其兩祀之
字與謚耳醜為五帝之樂周之中葉其鐘猶用之使
秦之威漢之初亟為延訪尋求千古遺聲為至不可
收拾而視以為末務坐見其熄則百年後典之說其
為萬世之害豈不可痛惜誅絕之甚哉宋為我地則
引長一綫亦典有責焉耳

天啓乙丑八月五日

建武壺

其器為壺而銘以鐘則釋遂以為通用不知鐘簠之

鐘從童聲之隱隆也此从重聚也心所以聚酒而布
之也乃謬以為節飲而不流豈不曲之甚哉此銘字
古雅敦厚有盛世之氣象世宗嘗 建武而文章之
炳蔚如此左金右石中奉一秋風瓠子之騷人倡技
而賡焉亦景運弘開之日如堯咨舜禹季駕張韓各
成一快局已

天啓乙丑八月十七日

建國區

此至莽初惜之元製時既篆等字亦不佳本無可取

然當百事搖擻之始而留心制作且其所以注水而銘語聲然非以供研筆則以供水飲事皆清雅雖非人君要務而脈之馬上治天下習為藉孺擁臧者差為勝之是時百姓歸心遐迹望澤使能長存此心兢業憂勤豈不逆取順守奈何師心紛擾民不聊日則人之思漢不可咎其初政之失也

天啓乙丑七月晦

陽嘉洗

古者洗不但以盥手凡可鑄者皆資之此器尚有朋

潔之遺意惟七銘字太質甚全無漢三代韞藉之精馴雅之色蓋自建武躬修節儉繼以明章習俗久安于朴頓忘武宣之懿故筆札之道中斷而無緒觀此等文字大可念亦熱可悶文章之埤益治道夫豈淺鮮哉若千載之下見此猶覺天無懷之老歸然山澤即隳哉好修之士奴隸奉之已

天啓乙丑七月廿六日

虹燭鏡

此銘字是漢法而有三代之筆考之首稱王氏想是

此時王在不圖不家之間故不言氏其葬未得位
無疑既慕古而象其制器又慕古而象其字之神氣
然終無改于漢篆法也此本無足存乃莽素多制畫
泯之恐後人不知物之所自始或以溷三代之雅彝
且不見其小材之害及其將亡之徵兩可笑怪也錢
義未詳

天啓乙丑八月廿三日

書言府弩

此鐵弩機也後書工令丞史似皆名未有言姓者則

所云機郭蓋機之郭郭云尔非姓也書言有府匕有
藏弩乃漢之質且武備之審皆可想見銘為延光三
年推其年在甲子應有閏然自秦以來閏皆在九月
故稱閏皆不令月漢復建寅乃亦襲其法令計之閏
當在十月耳時東漢之中葉余所云文章道微之日
字委瑣無可取但其制度之精臣工之恪有可仰者
聊識之以脩一代之文獻後世或有攷焉

天啓乙丑秋八月五日

商鏡銘

三代之器今存世者如鳳毛鷹角然中古之世舊藏未泯而鑄造工作多有則而象之者可以想見古人遺則家積寶一古鏡背有銘字二十有二字內一週作龍形間以珠各六中以水波寶光瑱之銘云尚方作貨真大寶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素子而環接處以中隔之字兼科斗篆籀之致極難辨以意通之方可讀豈尚之遺制而中古仿之乎

天啓乙丑六月

西王母鏡

此銘六句各七字以治銅為始末多一紀字想空一字之地遂增以足之耳古治法多如此而篆法精工之極十二辰却順周其云壽金石西王母文勢自通因出一筆遂以為主誤矣古鏡甚多文亦多但俗字又或不稱故擇其尤存之欲博識者覽其全也此物在世不乏惟真知者自能去取之無訛耳

天啓乙丑八月六日

丹禮鏡

漢凡有丹立必用制其器具故鏡亦各有銘以類其

永保焉此類有二然細詳之而各有所宜其有云析
天永命萬福攸同賢良方正者冊中宮所用也后有
內助之職故有敵體之義非臣子所可用者其有衆
事主陽賢者高顯士至公卿者冊長大及公主所用
也主有從夫之戒及子孫賢貴之祝與國同休之望
非宮掖所可用者即一鏡而曲當分別之如此漢治
之近古于此可譯然非潛玩比擬抑何自而知之考
古之不可已如此夫

天啓乙丑八月三日

青蓋鏡

此銘五句各七字漢物也內云四夷服又云殄滅胡
虜詳其語意必漢武帝之製是時西南通道匈奴構
兵鯨以樓船度海汲：乎鞭撻回塞而最注意者莫
先于北虜故于四夷之中尤專言之可見上下有同
心無一飯一息而忘之者日用之物常日在之想其
雄心逸氣千古令人勃：欲劍舞若文景之世有志
而未遑昭宣之後夷已服胡已弱與此皆不相中况
其字篆形已帶小意正一時之裁也

天啓乙丑八月十一日

玄錫鏡

此銘三十四字全無義可通惟聚字之吉祥清貴者
用之本無可采惟其篆法妙韻靈樾不可致思况於
措手不知何以寫之模而工傳以銅而更工如此也
其神化所至乎東以古法而不拘散以曠懷而不亂
簡捷而不踈明媚而不滯石本中安得恰此眾美蓋
字貴中鋒石榻先得其兩岸而治鑄正存其卷呂所
云錐畫沙者獨全之斯金石甲乙之林也

天啓乙丑八月十二日

瑞圖鏡

此數外為十二屬之象筆落無多而各得其神中固
諸異物自昔之可稱為瑞者自鳳皇而下嘉瓜嘉禾
嘉麥連理竹樹比翼同心之鳥比目之魚無不備載
凡此皆和氣所凝即於民有急不急要其成象成形
于宇宙自與妖戾之色遠矣後世槩擯言祥瑞者遂
使人君不以祥為喜未有能以妖為懼者令其心肆
然自謂與天地萬物不相關世之不治豈必右之罪

哉後之觀此者可以惕然恐懼矣

天啟乙丑中秋

侯王鏡

此銘五句各七言末足以宜侯王兮四字內云長保
二親樂富昌蓋孝子之志舉不忘親或即為奉養之
需未可知也漢法以孝為取人所先故其風和俗美
浚不可及令人有三代之思焉其篆法古澹精密有
嶧山之遺則中州十二辰更敏妙玲瓏真日用之瑰
寶也人能志漢人之志自可以宜漢人之宜人爵從

之豈誣我哉

天啟乙丑八月八日

羗服鏡

四夷胡虜之說余于青蓋銘中語之詳矣此銘有云
觀衣服視容貌羗服之以為信乃謂衣服容貌不敢
自信其心潔必佩鏡而覽之始以為信羗字楚騷之
法乃顛倒亦謂之服羗鏡則誤矣故覽古者必如立
八達之塗一目無障然後可以剖決千祀之上若先
為所蔽不但自呈孤陋并古物而添一番葛藤

天啓乙丑八月七日

武德鏡

此銘謂武德五年中秋揚州總管府造鏡為次年元
正朝貢攷之杜伏威先降皇泰主武德二年已為
和州總管至三年又封為吳王矣五年七月伏威已
入朝公祐旅反此時揚州已不稱總管府亦安得以
中秋造鏡為次年計也即云有司遵例為之然亂叛
之初安得文章顯赫而字法晚近反不似隋末唐始
之裁必不通古今者妄作也

天啓乙丑中秋

丹陽鏡

此銘共四十二字外周四句各七字之餘間以二吉
字內周以十二辰中以四方之神象而實之其云漢
有善銅出丹陽可明其不產于吾梁也又云和以銀
錫則三商之說也篆法皆精妙而十二辰更奇蓋熟
愈生巧日、篆之則未出之奇無不到矣又一鏡只
存此銘首二句而形亦小于此字法亦不及並謹依
所以奉尊而減損者亦以差示別乎大都漢古未有

不佳者鏡尤其中之神異者耳

天啓乙丑七月廿有一日雨中

象日鏡

此銘十字計四十字宮中所用也詳其語意為隨物無疑故有長懸仁壽天子萬春之辭釋者以為唐不合矣周鼻花鳥精工甚其管環書真楷有則豈當日名筆所作乎然雅飾文藻漢晉之古意盡矣又有一文與此同而書于鼻與沿之中間內外以花鳥間之字小於前而更勁利是一時物隨之季百姓富樂字

內太平宜其有力為此無何而大業化為武德仁壽改為九成此鏡想為之照好頭顱所云萬春者安在可不戒哉

日月鏡

此銘四句亦各七字釋者目為清明鏡則取首句之末字與次句之始字成文非矣其云日月清而又云常保夫嬪蓋新婚所用以宜室家者開國承家皆重其始故謹而作之且良質而守分市鬻未盛欲用必自造是以物不草惡今一厘之下而用王公之器

利之徒夜作不給安得古人之精專人物同與草木
腐盡悲夫

天啓乙丑七月既望

文龍鏡

此自余所藏鏡銘出而減之為三言六句嘗云上方
作見神人食中央飲渴泉駕文龍乘流雲而釋者以
見為鏡則句讀參差以乘為乘以雲為昇遂不可通
詳其字本易辨不知何以訛也又一鏡如余所藏多
二句十四字而中蝕去二字不如此二物之完也大

桓銘可相習而古不可偽既信其色澤之古則其銘
可畧諸

天啓乙丑八月八日

五藏鏡

真形之說始于陳梁之間則此物之為唐必矣惟中
為嵩形不可以紐而為四紐于此四方之內相向此
乃絕奇而四紐居背之大半亦大鼻之常也形兼有
畫意不似今之訛而如字最為古而得其的傳者得
而佩之通神明辟不若一而無之矣每形傍各有小

形一二義以仿統領群山之義則又今之因所不足也

天啓乙丑八月九日

停空鏡

此唐鏡也緣飾磨瑩無不既之工其辭融冶照映嫵媚清妍勿論其花紋之巧而巳內作四神之象而間以二仙人外則各以其方象十二屬之物而肖之古澹簡真在画品中不多筆墨畦徑而天趣宛足亦是名手雅製其云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省寫翠對陰傳紅即以沈宋李王之美不能加也共十句四十字為鑿中之絕枝寶奩之尤物不可再得也故於漢取其樸而于此取其華考古之觀畫之矣

天啓乙丑八月十三日雨中

停空小鏡

此鏡眇大者小三寸三分銘字少其八其云如珠出匣似月停空語皆有之一時物也乃大者云光含音殿影照秦宮銷書玉篆永鏤青銅而此惟作綺窗綺鏡供照秦宮而已其內為四方之神數而間之以二

輪想以象日月也考之唐惟武主之日射臺非潤宜
其有此而照字所諱若太真煥燾而文章氣短有羊
羔帳飲之風不解作此：必學士應制上官柄文之
際所製宮掖之近北跡統林然足述也

天啓乙丑八月朔

小野鏡

鏡作二十八宿者多順行左旋此獨右旋非逆行亦
余所云度之臺上則二十八舍順以應覽鏡之人此
方當用之以供尊者如今之道進者反退行也古人

心思之到而巧如此銘其目又比其形更不之以十
有二月或兼其二兼其三最為精密字更清妍恬適
類季海清臣之槩焉可翫賞又可供觀指非浮飾已
也又有一物比形銘目與此同未分月穀身而字更
小于此且精悍過之鍊鐵為質遂與銅分道而馳古
之人能令物重信然

天啓乙丑八月三日

四神鑑

附身為四神人像而在三方虛其一者太乙之居也

外環以十二字云吾作明鏡幽鍊三商周利典祀三
商者商金也銀錫銅也閉之一釜烹而和之故曰幽
鍊四神蓋前後左右之宰故曰典祀周而刻之借鑒
于神也天無形故無方位惟其所在而向衛焉鏡之
為物內映取象于月外照取精于日故脩四神之形
章大圓之軌宜其為靈之昭也今鏡雖有潛見而
古人制作之妙可仿佛見之其它有象而無文字者
無述焉

天啓乙丑八月七日

右旋鏡

後世之用十二辰者皆左旋惟此右旋非誤也非好
異也蓋鏡之銘在陰而用在陽日之在臺如左旋則
十二辰之運常逆而陽面之呈其化亦必有不順其
理者是以古神異之鏡對之則陰背之花樣皆見于
上此鏡則視背雖逆而在臺効用之時常順亦有至
理焉辰之外有四神色共二十六字亦右旋篆法奇
爾不可言狀兼有八分之致是漢人最集之作諸照
未及此者也更可為習古之懿則身

天啓乙丑中樞前日

九子鏡

銘周十字筆畫甚雅而古花紋細緻之極中惟四人而稱九子詳之則四神之中間以四方之神而立式分而兩之豈所云九者乎果爾則四人者正它銘所云宜兄宜弟宜君者耳釋之者指為漢字不似又歎作無樸質遺意恐唐物也他銘相類者無銘者多佳寶不及徧轉一語所亟者在六書之懿軌耳

天啓乙丑望前一日

長宜鏡

此亦十二辰而近蒂有長宜子孫字其體兼今篆蓋是鏡之用多在宮掖故書模者必名手頻作此字極極妙理而手筆精熟如不欲書而宛轉之間已成佳韻其巧在性情中不待形支而不可及也况色澤牙雖小玩而神光瑩采一可想見對之不覺其在絃上也古物中琴鼎劍鏡差有實用若絃上看鏡又依然可笑矣

天啓乙丑中秋

長宜子孫鏡

篆法之訣不出奇則拘而不肆不存範則雜而難呼
得此妙而擅其長者唯西漢為能然亦唯鏡陰者為
最蓋選金精鼓火到如健毫濡飽墨其滿志可知然
又必多蓄而比觀之始知其多篆畫繁而不塞少篆
畫簡而意足如此等字四五枚叢一處而觀之最足
發人智識只一二孤窺不悉其巧也

天啓乙丑八月癸望

神禹碑

此無慮數十刻唯楊狀元所得之石最先凡此等皆
一石所摹也勿論古篆奇逸即題後廿餘字亦非千
年內物以為出自夏后或未遽然嘗非隋唐以來人
所能辨然歲在辛酉陽侯思溢危急中吾郡守高公
摹刻河干洪波遂遠跡豈山川之靈誠陰憚其英爽
邪為之為神也久矣再翻者尚然况此物所在寧無
龍怪護持之哉敬稽首書末容有代禹家請命坤元
之日是歲除前四日

穆王刻石

此刻字形近精而不甚古或穆王原有石刻而秦漢之士摹而為之身龕名於辭似在山頭易永第恐山靈惜之耳穆傳在宇宙間為大奇事奇語則其氣之足以自存及好古者之追蹤而示信皆可互有之政不必實以為然或判以為偽也然非近代之製則可信而無疑矣

天啓甲子九月二日

巫咸文

史記文記世次列名字既出于傳習疑似之口非按

國史家乘不可移易者而敵國相聞相呼其有避就改更又不可知乃欲如一家一國一世之事索其無有不合不亦難乎則相橫十八世之異本不足置辨况沉湎為詛湫徙石出其事更奇夫亦取其文之古以樸字之雄以峭為不可磨滅之跡用能飽好古之懷壯棟架之色則可顧于其不易判者糾纏而于目前易了不留心焉亦為不善攬故者矣

天啓甲子十月十日

孔子季子墓

孔子自宣王以來世為斯文之主刪述六經俟百世不惑造物所以訶謔引延者萬無不存其手蹟以昭示後覺之理况據唐人所記開元之前已有石刻大曆正元轉相摹勒失真則有之而其精神心法未嘗不寄是以傳也自有孔子足未至吳之歿而聖心微隱不知札以王子之重何用銘墓方別此必札葬子之處孔子傷其憂國急君三踊而去周流間暇乃為題而志之揔是至德之仰因季子而愛其旅骸耳此自無復疑更可以窺聖人心法字其細者也永并戴

其文十字而今行者皆十二字且次第差亂必仍有顯其子之墓意而今不能辨矣敢識其愚又以俟博物君子

大明天啓四年歲在甲子中秋日鳳書

鄒魯篆

相傳田有耕耨十有八字真非李斯不能也竒拔秀穎如天布星緯地行江漢自然而成不費一分造作洵關物成務手也然如此為政次第與吾孟子何異如此尊鄒魯又與孟子願學後人尊孟何異斯有此

胸襟而蒙世大傑乎故余嘗謂斯之篆書與孔子刪
書同志同功嗟乎荀卿子之心法微矣夫

天啓乙丑中和節

秦璽文

秦為皇帝之始斯篆為今書之始璽為寶章之始物
如相待也以秦為暴未嘗易其稱以斯為邪未嘗不
因其書以璽為非寶未嘗不襲其轍而必卑薄之何
也乃知聖人大中之道人厭其庸後人作聰之見人
說其高即如璽見河北縱不敢証

上天之春獨非物華地靈而羞于桓受豈為近情璽
至吾地人多見之傳其製刻光輝為秦物無疑四視
古人揣摩之見真為可笑乃據偽以斷真豈不可惜
之甚璽高廣皆今尺之七寸蓋古量過尺已夜火燭
之虹光澈室文為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螽魚法古所
傳玷俞者全無之百聞不如一見况此摹本哉

天啓丙寅王正月十九日

漳岸璽

天啓四年歲在甲子有璽出於大河之北漳水之岸

隨風雨而降守臣恭贄上之時直指使者存吾郡逆
奉至郡之耆老諸生無不拜觀其篆刻之形傳聞可
想見焉即未敢恭摹真秦墨也乃嘗事襲不寶異物
之談遂以見誦夫秦誠不及古定皇帝之始也今仍
其跡不以為醜而凡事皆醜之何也况卞和之璞泚
氣所鍾天以累葉之秘乘一甲之初赫然昇之令後
祝

堯之期先共球而集何其眷注而漠然置之無亦歛
承之未講乎是歲鳳下於具茨麟產於吾郡而墨又

朱臻矧斯篆又書家之宗敢識一言為快事之首時

乙丑八月朔臣世鳳稽首書

宗資石字

古題字數種皆不及此石數腴上者雄偉奇特不事
檢束而筆畫中一、有千鈞之力蓋當時肘腕俱無
可着之處乃懸筆落石所以得自在飛揚全無一介
畦徑可尋真翰墨之大觀也後惟瘞鶴銘具此精神
蓋亦懸筆所書學書者透得此關則據案舒組無不
可用此法倘而玩之自知余言之不妄也

天啓己丑正月廿一日

元守八分

高廟靈器元守元年郡守十字已減隸體即八分也
方嚴奕豁不作奇異而自不可及似時為之限非可
偽為也如偽為必且求異于後世而痕跡了然矣又
有淮南尚方小篆帶籀筆稍亞於宗資石獸亦偽物
也前漢惟重功勳故於文字不大斤之然有以此數
頭亦可以存一代典章二百餘年不落莫矣

天啓甲子秋七月廿九日

漢司馬門刻

永辨謂集古關西漢字而一時如劉原父裝如晦亦
以為不可多得皆于器物之銘求之汝刻所存元年
長陵司馬門即其類也然此七字真高古工妙非當
小篆極盛時無此手也然古之書自鳥跡科斗大小
篆隸率數百年一變而已臻其極真措之典已千餘
年不變而日盛日新尚未有大成之聖何也然亦見
一字之留後世將有取焉烏可為哉

天啓甲子七夕

西漢釣魚池石

五鳳迄今千六七百年此石尚得榻向人間詩為古
典其善于托也一托于靈光之迹地得不廢為汙漬
再托于孔廟之迹地得因取石修廟而見于世三托
于脩孔廟而見得附于廡下以與兩漢諸碑并傳物
之貴於托如此三行共十四字內三十合為一字只
十三字耳而古人舉事不苟成之日必謹志之而質
朴尚實苟足以志歲月已耳不必張大其踪跡華美
其緣飾思之皆有餘味至于孔子之道大可以庇至

細之物於二千年之後及孔氏之宗能光大聖之業
永守而勿失則又不待言太史公所云佞回不能去
者於此一石可想其全焉靈於此石者當知所以自
置矣

天啓辛酉八月十一日

孝成廟器

此器造於建平三年而銘字已作八分伎倆蓋大隸
出於秦後厭繁複旋減去二分是在漢初已有此法
而漢儒謹恪習之者少惟此銘只以記容數并重年

月人名此正所云施之徒隸以趨省捷者宜其用此書也及東京人樂其簡便習以成風而中遂有精妙可法者因之通行耳此字果尚存篆法乃隸變之未盡非又入篆二分明矣及後篆法變已盡何復有重入者此篆隸為分之關悟此過半矣又釋者于丞輔下椽字亦空之何邪

天啓乙丑七月廿有一日

石鼓文

陳倉石鼓從來便以為周宣王物退之大儒亦無復

剖決宜後人之不復置猜也改其文詳其字必非姬氏之鼓無疑古人尚質簡秦以前未多見以石為大計也况一較獵官終之為此數十石散於田野中乎經孔子大駭錄車攻吉日于詩此斐：數百千家何無一言及之漢武好古右文不啻飢渴此物切近輩下乃無一人錄而獻之何也唐太宗以書自聖不惜官賞以收遺逸亦不入御而待餘慶乎此必字文用之物于時事：仿姬至于皇帝亦抑而天王之此必遂聞車攻之響依而撰此以為繼周一班其云公

夫子似字文護捕政氣岸唐初尚明了所以不取漢
漸晏日之耳中多篆籀古文摠一好異未必即思偽
為宣王也然其志亦可取字復雅馴此退之輩所以
愛而為之價歟

天啓壬戌四月三日

石鼓文譜

鼓之為字文氏已辨之矣此一卷以真譜於下方亦
引接初學之意顧爾時去古未遙况三代秦漢之遺
皆在關中宇文極力好古脩存往則今於當日所見

已十不傳一而杜撰捕風欲以剖析千古是以歷經
數家皆不足依恐所明者不如所誤之多也知此道
者又不假此然欲另為指示又以自所厭薄不敢復
蹈

天啓丙寅四月晦前

墨林快事卷之二終

